

流光易逝,转瞬间2021年已过去。回望浓墨重彩的一年,有那么多的人、那么多的事值得我们追忆和回味。有的看似离得很远,有的感觉十分亲近,有的一提及就会让人破防,有的熟悉得就像呼吸一样自然……来稿中有太多的故事难以取舍,我们只能撷取其中的一点一滴,与故事中的人们一起重温那些带给我们感动的记忆。

## 接访三人行

李立峰

一位白衣女子,愁眉紧锁,步履匆匆。

“又是她?”接访员王继勇老远望着她沿着蜿蜒向上的无障碍通道,走上不到十米长的斜坡,走进这座灰色的小楼。

王继勇抬头看了看天,灰蒙蒙的。这是山城冬天常有的模样,厚厚的云层如同棉被,把天地包裹着。在天与地的空隙,便是山城的冬天。

此时,初冬,门口的草坪已经泛黄,看不出一点绿色。只有桂花树不分季节,郁郁葱葱。小楼的北边,两棵黄葛树,其中一棵刚刚换装,泛着新绿,释放着春讯。小楼的南边,两棵栾树,挂着红色的果子,黄叶即将褪尽。

这样的风景,王继勇已经看了五年。来来回回的人,他也看了很多,白衣女子就是其中一个。

王继勇迅速在头脑中调动着以往的接访信息。

白衣女子走进写着白纸黑字的12309检察服务中心。通过安检,保安将其引导到王继勇对面的接访台坐下。因为处于疫情常态化防控时期,接访的地方在大厅。王继勇和来访的女子面对面坐下,都戴着口罩。女子从包里翻出一份材料,开始表达自己的诉求。尽管已经熟知案情,王继勇的眼睛一直盯着对方,保持着倾听的姿态。

“兴许这一次,会有新的证据和理由。”王继勇经常这样告诫自己。作为接访员,善于倾听是基本素养。

这是一起不服民事判决的申诉。此前,已向中级法院申请再审,未获支持。旋即又向检察院申请监督,亦未获支持。尽管法律上的救济途径穷尽,但是女子依然没有放弃,两次走进接访大厅。尽管是一次没有希望化解的来访,王继勇还是认真对待,倾听着来访人的诉说,不时点点头。等女子停下来,他开始翻看着手中薄薄的几页材料。他知道,女子的心结没有打开。

作为接访人,他的任务是快速归纳来访人的诉求,判断是否属于受理范围,然后依法进行分流。对于这类民事

申诉案件,若符合受理条件,需移送民事检察部门办理;若不符合受理条件,则需告知其理由,进行释法说理。

半个小时后,女子起身离开。对于她而言,向接访人倾诉,或许也是纾解情绪、寻求慰藉的一种方式。而作为接访人,就是这些情绪的接收站,就要释放司法的善意和法律的温暖。

1300余人次,这是王继勇一年的接访量。一天接访十余人,话说的箩筐。工作强度与压力,一般是扛不住的。一天下来,身心交瘁,疲惫不堪。他的减压方法是去健身房,用一场大汗淋漓的跑步,重新赋予他饱满的能量,以归零的心理,投入到第二天的接访之中。

跑步的习惯是在部队养成的。19年的军旅生涯,从海军副旅长转业到检察院的王继勇,从事接访工作,一干就是22年。

与他轮班接访的柯贤亮,也是一名军转干部,从团级干部转业到检察院,跟王继勇搭档。

“来访人大多心中有怨气,说话嗓门大,情绪激动,长期积累的负面情绪有意无意地向接访人宣泄。作为接访人,我要求自己始终心平气和,用微笑接受一场场狂风暴雨的洗礼。”提及十余年的接访经历,柯贤亮风轻云淡地说。

作为一名军转,他政治素质过硬,接访经验丰富,法律知识扎实。多年的接访工作,让他锤炼了一种本事——面对来访人的长篇大论,他快刀斩乱麻,三言两语就能归纳出诉求要点,掌握接访的主动性。

与王继勇跑步不同,业余时间,柯贤亮爱好写作,喜欢文学,习惯用文字抚平心中的沟壑。

“风奔走在每个季节的日子里,来匆匆,去也匆匆,为花草树木的繁衍忙碌着……”在一篇《风骨》的文中,柯贤亮用柔情似水的文字诠释着铮铮铁骨。

从接访窗口回到办公室,邓金大宝大步流星走了进来。

从检察院日报社驻重庆记者站转到检察业务管理部门,这是我到岗的第三天。邓检察官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

老处长,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。得知我到岗后,他主动找到我这个新兵传授工作要诀。

“信访工作是老大难。作为检察官,要有敢于面对、解决问题的劲头。有问题就要去面对,不能躲,不能逃。”他说,对信访避而远之的人,他是不屑的,也打心眼里看不起。“信访案多是硬骨头,需要同心协力,上下协作,因此,团队协作,上下一盘棋,便显得尤为重要。”

尽管还有一年退休,但邓金大宝有一个宏伟蓝图,就是形成以中院为龙头、以分院为支撑、以基层院为基础的“一盘棋”接访工作格局,锻造一支素质过硬、团结协作的接访队伍。

家有一老,如有一宝。谈话持续了近一个小时,他娓娓道来,循循善诱。看得出来,他对这份职业的挚爱和忠诚。这些肺腑之言,会让我这个新兵,少走不少弯路。有接访前辈的传帮带,我就有了干好这份工作的底气和信心。

曾经,我是一名基层法官。犹记得,在收到信访材料后,顿觉心头一紧,赶紧放下手中在办的案子,写情况汇报,然后和领导一起,去上级院紧急汇报。去的时候,我们一路无语,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,脸颊发烫,如芒在背——被信访的滋味不好受。那一刻,职业的荣誉感和成就感离我十分遥远。

当时,我就提醒自己,认真倾听当事人的诉求,及时答疑解惑,第一时间反馈办案进度。在养成这个习惯后,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信访。从事司法工作16年,我从法院到检察院,从办案岗位到文秘岗位、宣传岗位,兜兜转转十几年,重回久违的业务岗位。

如果说文字岗位是田园牧歌式的恬淡时光,那么,现在的业务岗位则是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。从狭小的天地,极度的安静,沉浸在文字中的岁月静好,到广袤的天地,极度的喧嚣,淹没在人间烟火的声音里。不同的选择,意味着不同的人。不同的岗位,意味着不同的天地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人民检察院)

## 则仁大姐

伍平



木格措

木格措是川西高原藏区一座高山上的天然湖泊,“木格措”在藏语中是“野人海”的意思,这里原生态的景致吸引着八方来客。然而,一提到木格措,我耳畔回响的不是那里如钟如磬般淙淙的溪水声,而是藏族大姐则仁匆匆的脚步声。

去年八月的一天,我和母亲随团到木格措旅行。游览途中,母亲一个趔趄,突然摔进了湖边浅水区,头发、衣服、裤子全湿了。那个时候,其他地方是高温桑拿天气,炎炎烈日,汗如雨,但川西高原温度却只有十几度,恍如深秋。母亲上岸后,又惊又怕又冷,嘴唇乌紫,缩成一团,浑身哆嗦。

在其他游客的协助下,我把母亲送到离坠湖不远处一个纪念照拍照小店,在里面借了一件藏袍给母亲换上,但小店里没有裤子卖。在店主的热心指引下,我心急火燎地跑到湖边一家纪念品商店去买裤子。纪念品商店里,女店员正和一个个高挑、面庞黝黑的中年妇女用藏语交谈。简短说明来意之后,女店员告诉我,他们店里只卖藏族工艺品和地方特产,没有裤子。我一听急了,脱口而出刚才母亲在湖边的遭遇。女店员很同情,但也很无奈。她告诉我,恐怕只有景区门口才能买到裤子。到景区门口,从

山上到山下乘车要一个多小时,一路折腾,母亲岂不早感冒了?高原地带,外地人感冒可不是一件小事,据说弄不好会有生命危险啊……

见我急得满头大汗,一旁的那位中年妇女走上前,怯怯地说:“我身上这件很旧,你要不嫌弃,拿去给你妈穿吧。”说着便把自己穿的衣服脱下来递给我——一个外地陌生人,“你自己怎么办?”我愣愣地看着她。“我窝棚里还有……”她说道,“你不是还要裤子吗?我那里也有。”她指了指约五十米远的一间木屋,“你跟我去拿吧。”我心生欢喜,立即答应了。大姐在前面一路小跑,我在后面一路紧跟。

木屋很快到了,大姐把我拽到木屋窗口:“你个子比我高,你翻进去吧!”“啊?这,这是你住的屋子吗?”我张大嘴问。“这是工地给我和我老公住的地方,我们都在这里打工。他现在在工地,钥匙在他身上。”大姐解释道。

原来如此。我立即手攀窗台,脚蹬上墙,使劲往上爬。可连续试了好几次,袖口、衣服前襟沾满了土,都没爬上去。“我来吧!”大姐一撸袖子,一咬牙,手脚并用,很快爬上了窗台。咚的一声,她跳进了木屋。一会儿,木门吱扭一声被打开,她把一条黑色的裤子和一件红色的毛衣塞进我手

里,“快给你妈送过去!”我一把抓起衣裤,向母亲歇息的地方飞奔而去。

衣裤很快换好,喝了一杯热茶后,母亲缓过神来。她握着茶杯,瞪着我:“你说的大姐叫什么名字?给人家钱了没有?没给的话,赶快给别人送过去!”我这时想起,刚才着急,不仅忘了问名字,钱也没给。我三步并作两步,马上折返回去。途中,迎面遇见那位高个子的热心大姐……原来大姐不放心,专门过来看看我母亲。

母亲很激动,从凳子上站起来,紧紧地拥抱着她,不停地说着感激的话。“叫什么名字,妹妹?”母亲问。“我叫则仁。”大姐回答说。则仁的声音清澈透亮,像高原湖泊上灿烂的阳光。

按照母亲的意思,我掏出钱塞给则仁,则仁没有接,说:“这是旧衣服,不值钱,送给你们吧。”“您留个地址!我们回去后,把衣服裤子给您寄回来!”母亲提出了折中方案。则仁笑了笑,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:“说不定邮费比衣服还贵呢!”则仁再次摇头拒绝。说这话,她突然绽放笑容凑近母亲,说:“您嘴唇是乌的,缺氧了!”哦,怪不得母亲说,她摔倒前,感觉一阵头晕。搞了半天,原来是大脑缺氧所致。“老年人,感觉身体不舒服,早点乘车下山,别再出意外了!”则仁提醒我们。说完,她跟我们道了别转身走了。

从木格措回来,我和母亲左思右想,还是决定把则仁的衣服寄回去。则仁是景区山下的村民,挣钱不多,她帮了我们的忙,不能让她吃亏。遗憾的是,则仁离开我们时行色匆匆,我们没有及时向她要联系方式。怎么办?我打电话求助木格措景区、景区工作人员告诉我,则仁是藏族妇女中常见的名字,景区叫则仁的中年妇女很多,她们个个都不矮,脸庞都不白,为人都很善良热情,不知道你说是哪一个?我握着手机,愣住了,脑海里浮现出那张淳朴的笑脸。

(作者单位: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检察院)



布依风情 子影摄

## 老人的婚纱照

何勇

撒秧、犁地耙田、割秧草。日子虽然苦,却也是一个幸福的小家。

每当在结婚酒席上见到男女青年在草坪上、沙滩上、公园里拍的婚纱照,妻子总是羡慕地对他说,你看人家新娘子的婚纱多好看。韦彬知道,妻子心里渴望婚纱照。

韦彬一直想为妻子补拍婚纱照,让妻子体体面面、风风光光,让他们的婚姻充满仪式感,但在磕磕绊绊的生活面前却无暇顾及。那时候,迫于生计,韦彬一个人到广东打工。刚开始,工资很低,后来,韦彬做了公司的管理员,经济收入逐渐好起来,盖起了寨子里父老乡亲羡慕的水泥平房。广东打工回来,韦彬到昆明捡收废品,早出晚归,风里雨里,又过去了整整十年。

脱贫攻坚让村寨变得美丽,韦彬所在的村寨发展了猕猴桃种植,韦彬是猕猴桃基地的第一批管护人员,每月有固定工资,妻子也在猕猴桃基地打零工。孩子们已成家立业,一家人的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。日子好了,韦彬好几次起心动念想和妻子去补拍婚纱照,但又担心左邻右舍闲言碎语,讥讽嘲笑,迟迟不敢行动。

今年党史学习教育、为民办实事

活动期间,村里组织大家拍婚纱照,韦彬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妻子,妻子高兴得像个孩子:“这次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照婚纱照了。”

为方便老人们拍照,村里将拍摄地点安排在村委会的活动室。拍摄那天,活动室里挤满了二十多对快七十岁的老人,他们个个打扮得帅气、漂亮,喜笑颜开。韦彬的妻子化了妆,穿上了婚纱,让韦彬都有点不敢认啦。他说,仿佛又一次回到了青春年少。

婚纱照制作成了精美的相册。领到相册那天,韦彬和老伴一张一张地翻看,20余张婚纱照,总是看不够。韦彬说,是新时代圆了他们的婚纱梦,让他们拾回青春记忆,弥补了他一生的遗憾,追逝了已去的时光。

韦彬组织村里的中老年人成立了文艺队,用自编自演的布依歌舞宣传党的教育、医疗、易地扶贫搬迁等惠民政策。他计划,待特色乡村建好后,以古井、池塘、广场为背景,把村里邻居的全家老少集中起来,拍一张张全家福……

(作者单位: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检察院)

## 少年小锁

楚渝

第一次听到小锁这个名字是在2021年12月8日,也是我去这天听到的次数最多的名字。

12月8日,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的第二天,天有点冷。离下午上班工作时间已经很热闹了。院妇委会定于次日组织一次“关爱留守儿童”活动,活动内容主要是邀请一个乡镇小学10名留守儿童来院参观记忆馆、未检工作室,并开展心理疏导和测评,中午留孩子们共进午餐。女干部们纷纷响应,表示积极到场参与。

当天下午,我和院里热心肠的向大姐一起去东街老四中小区对面的“名扬酥苑”小吃店购买植豆糕。第一次听见植豆糕三个字时,我以为是为治痘痘的膏药,反复确认是吃的东西后,我才想到了糕点的糕字。她说要给明天来院里的孩子们带点点点。孩子们从乡镇小学来市区,路有点远,出趟远门不容易,带点吃的可以回去捎带给爷爷奶奶吃,也让孩子们和老人都感受到冬天里的温暖。

天气阴沉得要下雪。等红灯的功夫,大姐说,不知道明天天气怎么样。我接了句,她们怎么来,大姐说,提前安排了,有车去接孩子和老师。绿灯亮起时,大姐突然跑起来,我茫然地跟着一起小跑。这家店,就我印象,应该是新开不久的,店铺就在红绿灯指示牌的不远处。大姐吆喝着把锅里的植豆糕全包了,后面排着的六七个人一时语塞,有小姑娘,还有阿姨。大姐笑着说,不好意思,给孩子们买的,你们等等哈。我这才明白,大姐刚才为什么要跑步来到店里。我对店的情况还一脸懵的时候,大姐抢先一步付了300元钱。我说你也不能报销,干吗要自己出钱。她笑了笑,这些孩子很不容易。

一锅植豆糕,100多个,因为甜的个数偏少,大姐让了一些给后面坚持排队的阿姨,阿姨很满意地走了。我们后面排队的人又买了一拨,我和大姐耐心地等着下一锅出炉,反复要求店家多做些甜的。植豆糕就像小时候妈妈做的糖烙饼那么大,里面很酥软,入口即化,很有饱腹感。咸中带着甜,甜而不腻。

回单位的路上,我因为对院里还不熟,就问她,我们是不是才有爱心妈

妈这个活动的。大姐说,不是,很多年了,不仅有爱心妈妈,还有爱心爸爸,还有很多的爱子哥哥姐姐。这时她提到了曾经帮扶的一个对象,孩子叫小锁。

那是一个夏天,四中老校区门口临街的小卖部都摆着一个大大的冰柜,里面各式各样的雪糕,提醒着过往的人们天气的炎热。检察官们走进四中老校区时,孩子们正专注地看着橱窗里面的优秀学生事迹介绍。这时,一个孩子穿着与自己身形不相配的拖鞋,进入了大姐的视线。这个叫小锁的孩子说,唯一的运动鞋被爷爷洗掉了,还没干。大姐跟同事打了声招呼,便悄悄溜出了学校,来到襄阳鼓楼商圈,给小锁买了一双鞋子,给每个孩子买了一顶遮阳帽。折返时,她又在学校门口买了很多雪糕。看见孩子们开心地吃着雪糕,她心里甜甜的。

这个小锁,就是几年前社区推荐给院里结对帮扶的贫困孩子。小锁是个孤儿,父母双亡,跟奶奶一起生活,今年16岁,在襄阳市第36中读书。当时,检察机关没有第一检察部、第二检察部,职能部门也未转变。公诉处的全体干警,何姐姐、简哥哥、李哥哥,妇委会主任胡姐姐、陈姐姐等先后多次去小锁家走访。看着善良懂事的孩子,一擦擦优秀的成绩单,1米90的身高,衣服上随意拼接的补丁,大家暗自感伤。回到院后,他们想着该做什么。单位给了500元的补助,想给他添件合适的衣服却是杯水车薪。1米90的身高,专柜合适的只有名牌,于是他们号召支部党员同志一起为小锁捐款买了衣服鞋子。有的捐100元,有的捐200元。也是同样身高的刑侦局同事郭哥哥,利用休息时间到襄城武商商场给小锁买了2个篮球……

12月9日,如约而至。9点50分左右,孩子们来到了检察院。我仔细端详着这些孩子,九、十岁的样子,有的,衣领并不是那么干净;有的,穿着针织棉拖;有的,自己扎起了高高的马尾辫;有的,很是腼腆,小手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办。向大姐给她们分发了布娃娃,大姐偷偷给每人买了一瓶营养快线,这些小举动,就像冬日的太阳,给了这些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的孩子软绵绵的温度。拿到植豆糕的孩子们,纷纷说要带回家给老师、同学和哥哥

弟弟、爷爷奶奶一起分享。因为程姐、柯姐、祝姐、向大姐、徐姐她们,之前都去走访过这些孩子们,所以,孩子们很快通过单位制作的干警照片墙搜索到了她们的模样。

我若有所思。曾经,我也是直到上大学才用自己挣的奖学金购买了反季特卖的森马女装,衣服与自己身材并不匹配。此前,一直都穿着住在市区街上远房亲戚孩子的旧衣服,旧衣服不一定能得到,因为还有舅爷的三个女孩子跟我一起分。上高中时,一个老师送给我一盒香皂,直到前几天,因为摔坏了我才扔掉了香皂盒。曾经,为了省去开销,我把一包方便面当成了两顿的口粮;曾经,我也是被关爱对象;曾经,我也打包了两大包旧衣服邮寄给重庆的一个女孩,现在她已经在读师范,她说以后要当一名老师,教山里的孩子……

吃饭的时候,一个孩子也许很久没吃到可口的饭菜了,打的饭菜超过了她的食量。盯着饭盘里剩余的饭菜,她显得有点为难了。坐在一旁的王姐,看出了这点小心思,轻声凑近女孩问,是不是吃不下了?女孩说是的。王姐直接用筷子把女孩剩下的饭菜夹到了自己碗里,然后大口大口地开吃了。一旁的我们惊呆了,我们甚至都不曾想过自己孩子的剩饭剩菜呢。王姐笑了笑,说,不能浪费粮食。

向大姐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,考来市区上学,并讲述了甘肃考生魏祥的故事。魏祥患先天性脊柱裂,椎管内囊肿,双下肢运动功能丧失,但是他身残志坚,克服身体障碍,考上清华大学。心若向阳,则无惧悲伤。人生路上难免有各种挫折,生活中亦难免会有磨难。上帝关了一扇门,总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

大姐说,院里每个人都做了很多公益。上世纪90年代,陈书记每月定期给一个家庭困难的女孩子捐200元,那时的200元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被资助的女孩子顺利读完了初中高中,完成了大学学业,后来读了研究生,如今在银行系统工作……

2021年已经过去,但是爱没有结束……

(作者单位: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检察院)